



(一)

“我们再一次弯下腰来/带着森林/母性的气息 种子和记忆/告别伐檀 播绿新的家园”。这4行诗句引自主编胡伟的诗作《生态文明》。

“再一次弯下腰来”，蕴含着一个回归的渴望和一颗谦卑的心。这回归朝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在天地万物前的谦卑之姿态是人类成长的一个形象，因为这标志着人再一次认识到人与山川河流、大地泥土、风霜雪雨，动植物是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的完整而健康的系统循环，才能保证人类的长久存在。

对此，胡伟的诗意表达是：“生态文明之风吹进心坎/变成历史靓丽的风景/和自然握手言和/成为人们的成人礼/植树种草/成为公民的义务/如何最大程度恢复自然/成为人们行动的指针”。于是，胡伟和很多具有深刻忧患意识、反思精神和大地情怀的诗人投入到生态诗歌写作，这是诗人们在行动。

连日来，我悉心阅读了《生态文化》刊登的生态诗歌。看到这些诗歌中重回自然体验是发生在具体地点的与自然建立的联系，其中有对自然的赞颂和敬畏，有人类灵魂的安居，有对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观念的批判，有对生态被破坏的扼腕痛惜。

正如著名生态诗人华海所说，在生态价值认知的基础上，这些诗歌“从人与自然重构和谐关系切入，用整体性的观念重构生态理想，并在诗歌艺术上探索实现生态审美的可能性，从而构建具有创新意义的生态诗学。”

《生态文化》中的生态诗歌是广义的生态诗歌，阅读这些诗歌，我同诗人们一起亲近自然实现诗意栖居，体悟天人合一之和谐与美妙，反思人的利益为唯一价值取向的观念之失衡和其后果中的危机，学习“从‘生命共同体’互为依存和影响的整体角度来体验和感受，并以对灵魂的反思和生命的体验来调整人与自然日益紧张的关系，抗衡心灵日益物化的精神病相”（生态诗歌研究学者梅真语）。

(二)

《庄子·内篇·齐物论》中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是中国古代文明中人类和自然是一个整体，天地与人类相互依存之思想的众多表述之一。

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道教传统所强调的人与天地万物相和谐、相融通的观念，即物感说。钟嵘在《诗品·序》中写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人者也。”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而《诗》崇尚比兴就是要从对自然事物的感知中，寄寓情思，获得解悟和启发。

以上引语意在扼要显示一个事实，自然对诗人意义重大。所以，诗人成为当下生态保护的呼吁者，乃至先行军之各种原因中，万物与诗的关系必定是原因之一，因为万物常常是诗思所系、意境所托之诗中物象。

比如田建国在《秦岭，金色的诱惑》中写道，“面对如此诱人的秋色，在我的秦岭，/绵绵的思绪翻飞”，而这秋色，也点缀出他的主题，赐予他憧憬——从而奔涌出诗句。田永刚在《在山顶和一棵刺槐一起歌唱》中写道，“站在它旁边的我，有另一种沉默/这种郁静的美，在轻荡的山风中/不是带来呼应，就是在引你歌唱”。这里的“带来”和“引你”两个词语，一方面使人的视角不陷入人类中心主义图圈，另一方面强调了人与自然的主体交互性关系中自然的力量。

爱默生在他的名篇《自然》中说：“自然事物每天都在为我们提供最真诚的并且有无限意义的经验。它们锻炼了人的理解力和理性。每一种事物本身都是一所训练理解力的学校，……于此同时，理性又通过类比的方法让人们意识到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诗歌

一直以为买来的书都是读过了的。整理书柜时，突然发现很多种书都没读过，甚至有多年前在武昌一家书店买的，当时炒得很热的畅销书，封面是新的，内页没有丝毫翻动的痕迹，估计最多就是看了下前言，或者后记什么的。可怕的是，我内心居然没有一点儿不安，好像这种事没什么奇怪的。

直到读一篇文章，说的是与我极为相似的情形，但他自己却感觉已经读过了，而心安理得！原来，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叫“读书妄想症”。

书从店里买回来，因琐事、环境、心情，或在读前看过有关这书的评论什么的，就想当然知道书里写的是什么，按自己的思路生发开去，就不再细读了，好像作者的思路就是自己想象过的，甚至是自己也经历过的，感觉中就是真的读过了。

然而，从当时很想到那本书，到买回又弃之不顾，再到忘记它的存在，其实都是妄想症在作祟。追根溯源，这个毛病有它的起因。

好像是当年做杂志编辑开始的吧，那时的编辑比较牛，社会身份不算低，除了组稿看稿编

煮雪烹茶

告别伐檀，播绿新的家园

——记读《生态文化》杂志的生态诗歌

齐凤艳

生发。

所以，走近自然吧。于是，群山之上，田永刚这样写道：“倾听是一种赞美，歌唱是另一种”。能不赞美吗？就像徐志摩《雨后虹》中所言，自然是人类的老师，他说：“我的官觉是他们（自然万物）忠实的学生，受教的弟子。”这难道不是所有诗人们的心声。

当然，说自己被大自然感动得流泪，是赞美的另一种形式。比如，张琳在《红松王》中这样写道：“仰望着最古老的一棵树/我忽然泪流不止/就如同身边的松针/在一滴滴雨水的浸润下/摇曳成一支悲悯的莲花”。是的，赞美源于被感化，而被感化出悲悯不是一种脱胎换骨吗，不是一种成长吗？

于是，诗人们歌颂自然、陶醉其中，在寻觅自我认同、生命意义，表达情感取向的过程中，生态观得以彰显和建立；或者，得益于生态观对视野的拓展、性情的陶冶而使自我探寻、意义追索和精神超越都达到了一个新境界，从而使诗作生发新意，臻至新境界。

而我对《生态文化》中已谈到和即将谈到的几位诗人诗作的赏析，未必跟上了诗人们悠远美好的诗意，或灵动或深邃的诗境，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赤子之心。

王国良的《在稻城亚丁》中，亲切举凡、亲手描画、亲切吟咏的自然事物有20多种。稻城之所以是他的向往，就是因为其中的波光、林海、草甸、彩虹、稻谷、兰花等等构成了一方净土，能够让他重返原始和素朴，并捕捉到永恒感。

这样的心灵的慰藉，也隐含在吴清鉴《芦花开了》中“春天”的生机中，那里有翅膀扇起的兴奋，有海风吹拂的大地之神神经的律动，有即将破卵而出的小兽，而这些不就是陆机在《文赋》中所说的“喜柔条于芳春”吗？“悲落叶于劲秋”又如何呢？情感需要历练。“诗意的栖居”难道将悲伤排除在外了吗？

田浩国《那棵老柳》中的老柳树，以其“一道压着一道”的褶子，让诗人明白“不管年轮是圆、曲线还是一个逗号/空隙处的风从没有停止过”，孱弱或蓬勃，忽明或忽暗，充实或空虚，都伴随着生命，都要面对。田浩国笔下的这棵树，不仅像美国诗人乔伊斯·基尔默的树那样是一首诗，而且是一位修成的隐士：这生长在大地之上的树，有大地的宁静致远，安详深邃。诗人们感觉到这些慰藉、启示和象征，就是对自己的照亮、抚慰、滋养和启迪，并将这些收获传递给人类，从而激发起人们对万物的友善、敬仰和感恩之心。

在生态诗歌中，诗人们把他们感受到的事物写成实体，强调它们对人的感知经验积极有力的贡献，这一方面把特定的事物描绘成即视作有灵的生命，另一方面，当这些事物灵性而感官地参与我们周围的世界，人也成了生动的灵物样的存在。

读胡怡斐的《绿色精灵》和刘国莉《长雪的树》，我在福音般仁爱的气息中感到人之个体存在于万物之中的生动、生长和生机。诗中，自然之于他者不是地狱，它超拔人的境界，滋养人的心灵，这是因为诗人们在进行审美时，不是要给自然命名，或将其抽象化，而是要把呈现自然本身的美及对它的感知也都包括在创作目的中。而这创作的过程，套用海德格尔的话，是诗人聆听到了万物。人说，是因为人听，承认所听到的东西并以自己的“说”对其做出回答。

什么样的说才是人之本真的说呢？倾听万物之音而发声的说，就形成了这些诗。刘国莉写了很多雪之诗，一个宁静的夜晚，有什么声音细软轻柔？诗人循声而觅。雪，又在夜色中飘舞了。如果说，雪会说话，那是因为有诗人在倾听。雪鸮的《新生》就是凝望与聆听枝条、阳光与月光之后的说出，尤其那句“是共生啊”是听自华海所说的“事物间永恒弥漫的感应”吧！

(三)

共生，在一层意义上是宋前进《雨后》诗中所说的“大路朝天，我和麻雀各行其道”。人与自然并驾齐驱，各奔前程、平行发展。诗人指出保护生态不是三轮车都不能碾压牛膝草了，而是要停止涸泽而渔般的索取。

之后，诗人接着写道：“而低洼处的积水/许给云彩无穷无尽的想象。/一只蓝色喜鹊，模仿着/水中的另外一只。”一个存在于另一个之中，一个增加另一个的内容与内涵。一个生灵与其他生灵同时在场，形成了一种美美与共、和合共荣，混沌中生机盎然的神妙世界。为了美丽与美好，必须呈现、揭露和批判对自然的无节制的索取。

梅森的《赶潮人》颇令我动容。首先诗人写出了人常常是孱弱的，生存是他的权利，生存依赖自然的赐予。而人的生存权也受到了人自己的威胁：由于海洋的污染和海洋资源无节制开

书与人生

买书不读是种病

朱利平

稿等等日常，走到哪儿都似乎很受人尊敬。那是一份号称中国最大的通俗文学期刊，发行量稳居前列，所以本刊编辑在圈内大都有一定的影响力。编辑之间的竞争也明摆着，而通过不断买书、读书，了解市场、了解读者，并找到灵感以策划选题，是很好的路径。其中有两位跟我本来是同事，但私下里称兄道弟的哥们，他俩就特别爱读书。

他们读书那是真读书，一有空就结伴跑到武昌光谷的一家图书城里淘书。买回去的书，有时候是蹲在厕所都要看上十几页的，然后彼此交换阅读，交流心得，也常写读书评论，发表在一些权威的读书类报刊上。

采，人总有一天会无鱼可捕。这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那些藏匿海底的生物无悔地踏入陷阱/挽留一位年迈的赶潮人”，这是多么有讽刺意味的诗句啊。

这样的诗句是有其存在合理性的，在一篇文章中我写下过这样的文字：“人已经被欲望异化，而那‘令人恐怖的’嘛林者常常绕开落地的山枣。……我想我再也不将‘人之恶’叫做‘兽性’，因为动物只有饿了才捕食。”所以，梅森诗句中海底生物的善良是可信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利欲熏心，欲壑难填。吴清鉴在《我的目光，总与这一片芦苇触碰》中写道：“我关心自己的命运/更关心一只鹤的未来”，并且他控诉道：“猎枪的出没/让这片滩涂上的血腥味，经久不散”。

此时，我想到“休戚与共”“民胞物与”“成己成物”3个词语。儒家伦理强调人在遂物、化物上有一份道德责任和义务承担。这种责任和承担就是一种救赎万物、参赞天地化育、厚德载物、成己成物的使命。

杨东民《垂钓》中，垂钓者和鱼之间的“对峙”没有“刀光剑影”，是“愿者上钩”的“任自然”，而“绝不可以/用尽所有手段/将它们赶尽杀绝”。吴杨两人将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仁爱递推方式最终落实到了“爱物”这个层面。

诗人们揭示自然界因人的行为而面临的生命之毁灭，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唤起人们自觉承担起人在宇宙中的使命，要将仁爱思想润泽于天地万物，并且，成就主体之仁的“成己”，需要将德性扩展于其它客体，推己及人，由人及物，成就他人，成就万物，即“成物”，从而成就人性之全德，成就人类发展之大环境的建设和保护，这就是王富祥《空白的地址》中沙漠治理的意义。“一群人正在挖沙，把风干的身影/扦插在荒漠四周。胡杨苗/在滚烫的环境里发育精神的修饰/逆境中坚韧的骨骼/始终不卑不亢”。多么有即视感和画面感啊！植树的人和胡杨此时不分彼此呢！

(四)

《生态文化》杂志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主管，中国林业文联主办的全国公开发行的文艺期刊，是我国繁荣生态文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平台和权威阵地，是全国重点发表生态诗歌的刊物。

《生态文化》注意名家和认真写作者的平衡，既有李少君这样的名家，也有籍籍无名的作者；既有国际生态诗歌作品，也有国内一线生态诗人作品。杂志面向生态诗歌的态度是真诚的，并成为当今生态诗歌的重地，也是生态诗歌的一座高峰。这些既源于时代的呼唤，也源于主编胡伟是一位诗人。

在《生态文明》一诗的结尾，胡伟写道：“生态文明是人类一次智慧的救赎。”生态诗人们不仅是诗人，也是有大智慧的人，他们在生态良性发展中担当的角色里，“植树人”是其一。他们以体验自然万物为主题的诗歌，把大自然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们对危害生态现象的批判言辞，让人们看到诗人的担当。因此，这些诗都给予人们以慰藉。

它们就像亚男《露台上》一诗中露台上的花朵一样，把山清水秀移入城市的窗口。一首首这样的诗像“蔷薇，天竺葵和满天星很努力/取出芬芳”，给予人们一片别样的蓝天。

桑眉的抒情隽永而具象：“山月娉婷/连香、杉树、红松、赤桦……寂寂燃烧/我们怀着彼此，坐在林中/唱无名歌谣/永夜隽永，琥珀泛起微光”（《永夜隽永》）。



三五年下来，书是买了一堆，能好好读完的真不多。这样，我就养成了一种坏毛病，直到形成一种叫妄想症的东西，觉得内容就那样，不读也知道写的什么。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其实害人不浅，它滋生了敷衍与自大，还有惰性与麻木。

回头看看这样一种经历，一晃就是十多年，也就忽悠了自己十多年。想想，十多年可以读完多少书，可以涨多少知识，可以开阔多少眼界，可以增添多少见地，可以激发多少想象力并写点自己喜欢的文字……而我，浑浑噩噩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假面读书人，却内里空空，才疏学浅，还被人当作一个有文化的人予以尊重。

说到底，书是用来读的，你做再优秀的藏书家，没有经历过阅读的快乐或忧伤，又怎么知道它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呢？

当现在还能时常从一些报刊上，读到前文提到的两位仁兄写的书评，我的愧疚真是无可言喻。也许，我是该彻底治愈读书妄想症，做一个真正意义的读书人了。

每次回到父亲的老屋，看到那些曾经陪伴过父亲数十年的书架上的书，总感觉它们似乎都想跳下来，和我讲述父亲与它们的故事。

父亲是学经济的，可他却也酷爱文学。在我幼年脑海里烙下的许多文学名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冰心等，都是从家中藏书或其他借阅的图书中知道的。

父亲喜欢读文学书籍，它们的来源第一是图书馆，他的学院图书馆借阅卡上，盖着的密密麻麻的“已还”小红印章，就是最好的例证。第二个来源是旧书店，父亲喜欢买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家孩子多，母亲是家庭主妇，父亲的工资是家里唯一的收入。因此，父亲主要是逛旧书店，从那里淘一些他喜欢的书，像家里的线装《词源》、民国版《资治通鉴》等，都是从旧书店买回来的。到70年代后，我们几个孩子相继长大，家境宽松了，父亲买书也大方起来，家里的几个书架装不下他的书，他又请木匠做了个大书柜。

每天晚饭后，就是父亲读书的时间。母亲做完家务，就拿着针线篓子坐在书桌旁，一边做着缝缝补补的活，一边陪伴着。父亲读书习惯很特别，他读书喜欢吟读，用他自己“谱”的曲，吟读着书中的文章，像唱歌一样。

有趣的是，父亲不论吟读哪一本书，都是同一种旋律，似乎他给自己“谱”了一个万能曲。他吟读时，声音不大，听起来有抑扬顿挫，起伏有致。读到高兴时，一只手还在大腿上打着拍子，一副非常投入的模样。

我当时很好奇父亲的读书方式，待我长大了，父亲教导我说，读书讲究三到：心到，眼到，口到，还跟我解释其所以然，我这才明白父亲读书时为什么会吟读。

父亲到中年时，母亲因患癌症离我们而去。中年丧偶的父亲，为了我们几个孩子，没有续弦，即便我们几个孩子成家立业了，他也未再娶。

自母亲去世后，书便成了父亲的亲密伴侣，“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正是父亲以书为伴、摆脱孤独的生活写照。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几十年了，可每次回到他的住所，看到那满屋的书，他读书的模样，吟读的声音和他“读书三到”的教诲，都会在耳畔萦绕……

唯美书签

钟情

王厚忠

我钟情和风细雨。那徐徐风声，是母亲远处的召唤；那霏霏雨音，是亲人美好的祝愿。我当随风伴雨，做风之子，报雨之愿。

我钟情知己红颜。那细腻温婉的深情，洗涤一切疲惫；那忠诚专一的品德，融化任何是非。我当相依为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我钟情于瑰宝诗词。那景与情的交融，不得其不鸣；那知与行的壮举，不得不笃定。我当思无邪，徜徉天上人间般的诗和远方。

阅读与写作

可能会遇见一个山洞

陈振林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有一个小小规律，那就是凡练成盖世神功者，大多会掉下山崖，遇见一个山洞。主人公在这个山洞，就会遇到武功秘籍，然后守住这个山洞，终会练成神功。张无忌、杨过、段誉等，无一不是如此。

我们的人生，可能也会遇见一个山洞的。1955年，厉以宁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留校。他认为自己的口才不大好，于是选择了在经济系资料室从事翻译工作。这位高材生在这个“山洞”里，一呆就是20年。

这20年里，厉以宁阅读了北京大学经济系资料室里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原著，另外加上几十种国外的经济学期刊。他不停地翻译着国外一些经济学原著和论文，接触了全世界各时代不同的经济学观点，不停地做着笔记。

他的老师们并没有忘记这位弟子，继续教他以“神功”。陈岱孙、赵迺传两位教授，叮嘱他要有“闹中取静”的学习习惯，让他真正静下心来研学。罗志如教授一有时间，就和他一起谈世界经济，谈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而研究经济史的周炳琳、陈振汉教授，有意让他帮忙收集和整理经济学资料。年青的厉以宁，在众多高手指点下，在“山洞”里“练功”20年。在这“山洞”的20年里，厉以宁做了一本又一本的笔记，写成了自己一篇又一篇关于经济学的文章，形成自己日趨成形的经济学观点。有点可惜的是，这些笔记、文章当时并不能公开发表，厉以宁就将它们一本又一本地塞到了自己的床底下。他的床底，被塞得满满的。

改革开放后，厉以宁从床底拿出了一小本一小本的笔记，然后一篇一篇地整理成文章公开发表。这“山洞”里的20年笔记，让厉以宁在经济学界迅速成名，为他成为中国经济学界领路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即便寻常生活中的我们，也是能够遇见这样一个“山洞”的。关键是，我们能守住这本属于我们的“山洞”吗？你是选择“倒下”，还是选择“坚守”？要知道啊，这“山洞”，会在困境中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读书三到

（加拿大）王大坤